



中国书籍文库

China Books Library

汇集优秀原创学术论著  
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交流

# 知识的面孔与主体的命运

ZhiShi De MianKong Yu ZhuTi De MingYun

陈平辉 熊进萍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013047331

 中国书籍  
China Book

G40-02  
30

# 知识的面孔与主体的命运

ZhiShi De MianKong Yu ZhuTi De MingYun

陈平辉 熊进萍 著



北航

C1654893

G40-02  
30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1887408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的面孔与主体的命运/陈平辉,熊进萍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068-3149-9

I. ①知… II. ①陈…②熊… III. ①教育哲学—研究  
IV. ①G4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1901 号

责任编辑/ 李立云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88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3149-9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

## CONTENTS

|                          |      |
|--------------------------|------|
| 第一章 体系概念的演化 .....        | 1    |
| 一、用同一观念统一体系现象的根据 .....   | / 2  |
| 二、“体系”概念的本体论意义 .....     | / 3  |
| 三、“体系”概念的认识论意义 .....     | / 5  |
| 四、20 世纪对体系本体论理解的恢复 ..... | / 6  |
| 五、本体论观点与认识论观点的交织 .....   | / 8  |
| 六、“体系”概念的现代意义 .....      | / 9  |
| 第二章 体系的价值 .....          | 11   |
| 一、体系是思想完美者的自然形式 .....    | / 11 |
| 二、体系：有力的工具、迷人的网 .....    | / 13 |
| 三、体系化学科的优越地位 .....       | / 20 |

|                 |      |
|-----------------|------|
| 四、体系的正值伴随着知识的正值 | / 22 |
|-----------------|------|

|                   |    |
|-------------------|----|
| 第三章 体系的负面影响 ..... | 23 |
|-------------------|----|

|                      |      |
|----------------------|------|
| 一、质疑知识的体系化及体系化思维     | / 23 |
| 二、体系的旧衣衫是罩不住自由灵魂的身躯的 | / 26 |
| 三、体系的惰性力             | / 35 |
| 四、体系的负值——窒息人类的原创力    | / 37 |
| 五、体系化与功利化            | / 39 |
| 六、体系化与“单向度的人”        | / 40 |
| 七、抗拒体系的逼迫            | / 41 |

|                   |    |
|-------------------|----|
| 第四章 体系与现代教育 ..... | 43 |
|-------------------|----|

|                      |      |
|----------------------|------|
| 一、体系、差异与文明生活         | / 43 |
| 二、教育竞争与“体系”统治        | / 47 |
| 三、西方的没落与技术“座架”       | / 48 |
| 四、现代大学制度，从单一走向体系化    | / 50 |
| 五、体系化是教育的一种控制形式      | / 51 |
| 六、学科体系与规训权力          | / 52 |
| 七、传统知识观与传统高等教育理念     | / 58 |
| 八、教育视角的当前优越性         | / 61 |
| 九、体系作为知识与权力的中介       | / 62 |
| 十、知识作为历史的“见证”        | / 68 |
| 十一、知识的历史性与人的有限性      | / 72 |
| 十二、大学理念与教育理性         | / 73 |
| 十三、体系化的显性知识与模糊性的隐性知识 | / 80 |
| 十四、正确处理各类知识间的关系      | / 88 |
| 十五、知识的新特征与教育的关系      | / 92 |

|                          |            |
|--------------------------|------------|
| 十六、后现代语境与教育中的“体系”问题      | / 94       |
| 十七、后现代知识观对当代高等教育理念的影响    | / 96       |
| 十八、超越知识论的真理观             | / 103      |
| 十九、“十”字型知识结构与课程体系的建设     | / 108      |
| 二十、自在的知识与自为的知识           | / 115      |
| <b>第五章 哲学领域的搏斗 .....</b> | <b>117</b> |
| 一、传统哲学的终结与现代哲学的转向        | / 117      |
| 二、体系化与启迪化——哲学的两大范式之争     | / 120      |
| 三、体系与证伪                  | / 127      |
| 四、体系与纲领                  | / 128      |
| 五、体系与范式                  | / 130      |
| 六、演绎是体系构建的必要工具           | / 133      |
| 七、归纳法也是体系家族的重要成员         | / 134      |
| 八、范式的衰微与纲领的退化            | / 137      |
| 九、结构主义与反结构主义             | / 140      |
| 十、福柯的意义与告别福柯             | / 143      |
| 十一、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反拨          | / 145      |
| <b>第六章 超越体系 .....</b>    | <b>153</b> |
| 一、“关切你自身”与“认识你自身”        | / 153      |
| 二、在场的形而上学与声音中心主义批判       | / 157      |
| 三、“游戏”精神的回归              | / 161      |
| 四、知识与素养                  | / 164      |
| 五、体系与现代性问题               | / 166      |
| 六、体系与交往                  | / 167      |
| 七、互文性与跨越体系               | / 168      |

|                             |       |
|-----------------------------|-------|
| 第七章 反体系化的诗学之维 .....         | 178   |
| 一、哲学与诗在半路上相遇 .....          | / 178 |
| 二、罗兰·巴特的批评观与文体学思想 .....     | / 181 |
| 三、小说性——小说文体反体系的文化哲学意味 ..... | / 191 |
| 四、陆九渊心学的解构意义 .....          | / 200 |
| 五、博尔赫斯梦幻与激情的诗学理想 .....      | / 213 |
| 六、文学话语的语境回归 .....           | / 229 |
| 主要参考著述 .....                | 238   |
| 后 记 .....                   | 244   |

## 第一章

### 体系概念的演化

“system”这个词，既指系统，也指体系。它的能指空间很大，如制度、体制；方式、方法；秩序、规律；宇宙、世界；分类；身体、全身；规则、组织。

古希腊词  $\delta\upsilon\delta\tau\eta\mu\alpha$  ( $\delta\upsilon$  指关于某种东西的某种结合) 的意义首先是与社会生活、活动相联系的，在“结构、组织、联盟、制度”等意义上使用。后来这一术语被移用来描述自然客体、宇宙、语言与思维的结合等等。

冯·贝塔朗菲发起的系统运动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系统思想，系统概念以及系统理论得到了普遍承认和广泛传播。虽然建立了许多系统观念，但试图建立公认统一的系统观念却没有成功。经过人们的反复运用和解释，“体系”趋于本体论、认识论范畴，“系统”趋于方法论范畴。

大多数研究者直觉地意识到，在各种流派的体系观点中总还存在着统一性，可以得出对体系的统一理解，但现实却是至今没有形成对体系的统一认识。

如果考察“体系”概论定义的形成历史就可以看到，每个概念都提示了它丰富内容的全新方面。不过，还是可以将其定义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类定义倾向于体系概念的哲学意义，另一类定义以

系统方法论的实际应用为根据，倾向于制定一般科学的体系概念。

我们主要从哲学范畴和认识方法论地位的角度研究科学和哲学中系统概念的统一意义。我们同意这样一个命题：科学合理性原则上是历史的，分析超出了历史阶段的变化是不可理解的。因此，我们所考察的是：第一，体系概念的形成，第二，国外研究所提示的对体系各种理解的根据。我们不可能涉猎广泛的著作，只能指出各种著作中形成的现代体系范式与涵义，并在此阐述和应用。

### 一、用同一观念统一体系现象的根据

通过认真分析表明，体系性中研究的大量问题不仅属于一般系统理论的科学，而且还包括了科学认识的广泛领域。而系统运动涉及了科学活动的各个方面。因此，至今也没有把它们联合在同一观念之中。

从理论基础的领域来看，体系与系统研究的著作实际上包括三类问题：

1. 对世界客体的体系研究，即把体系性作为世界本质加以研究。
2. 体系研究的认识论基础，体系的原则及认识理论的建立。
3. 体系认识与系统掌握的方法论规定。

这三个方面的混合有时造成了各作者著作有矛盾的感觉。这是由于“体系”概念定义本身的矛盾性和多重性决定的。有些作者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研究它，另一些作者则是从认识论意义研究它，并且还是从认识论的各个侧面研究它的。还有的作者是从方法论角度研究它的。

体系问题的第二个特点是，在哲学和科学发展过程中，“体系”概念的使用明显地分为三种倾向。一种是使用“体系”术语，对它

并不严格解释；另一种是确立体系观念的本质，但一般不使用这个术语；第三种则试图将体系观念同严格定义的“系统”概念综合起来。

这样，从本体论或认识论立场出发进行的考察总是历史地产生解释上的矛盾。因此，首先根据属于本体论基础，认识论基础，还是方法论基础的原则对历史地考察的全部问题进行区分，是制定包括“体系”概念在内的统一系统观念的根本依据。这个原则就是我们分析的基础。

## 二、“体系”概念的本体论意义

从古希腊到 19 世纪以前，科学关于现实的描述并没有将现实本身与其理想的、思维的和理性的概念之间进行确切的区分。现实的本体论方面和关于这一现实的认识论方面在绝对符合的意义上是等同的。因此，在非常长的时间里，“体系”术语的应用具有明显的本体论意义。

从“体系”术语中形成“体系”概念是通过关于自然对象的整体性和可分性的意识实现的。体系是“由部分组成的整体”的解释就是这种表现。

伽利略和牛顿谈论的世界体系，汉密尔顿谈论的点、线体系，拉普拉斯谈论的物体体系，正是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体系。这种态度实际上一直没有中断过。关于现实世界是整体的同时又可以分为部分的这种系统意识的线索在此后则经历了笛卡儿和斯宾诺莎的哲学、法国唯物主义、19 世纪的自然科学，其结果是关于世界的空间——力学图像的形成，现实的其他形式（电，电磁场）在那时仅被视为这个实在的空间——力学性质的外部表现。

本体论的这一特点即使在贝塔朗菲把系统定义为组成成分相互影响的综合体时也有体现。

实际上这一观点预见了整体的某种初始可分性。这一整体同样也是由自然本身分割（空间地），并由处在相互影响中的整体性所组成的。这一意义上的“体系”术语至今还被广泛地运用着（如，各种多粒子体系与系统）。正是对系统的这种理解强化了“物质体系是物质客体整体性总和”的术语。

在 20 世纪出现了另一种本体论观点，在运用“体系”术语时不是针对可分割的整体，而是针对“由一个整体的某些有机统一决定的整体性”。这种观点认为“马是体系”，而“体系表象、体系模型”就是它的体系概念。许多作者走得更远，认为任何客体原则上都是由部分组成的，于是“体系”术语可以应用于现实世界的任一部分。

可以看出，本体论观点原则上可分为两种：体系是对象的总和与体系是性质的总和。性质的总和也是本体的表现，但直到 20 世纪下半叶前还没有达到对这种体系的本体论理解。

总的来说，从本体论角度运用“体系”术语在进一步认识对象时成就并不明显。如果用“体系”术语来指称“整个对象”，那么我们就把“体系”概念的全部内涵局限于只是确定对象的特点，对研究者来说就不可直接地达到认识论的、乃至方法论的目标。对于这种成果，可以保留“整体的有机性”、“对象的系统性”或者“对象的复杂性”的名称。

如果用“体系”术语指称对象的整体性总和，那么此时认识的范围只限于确定整体的本质可分性，认识论的目标也就终止于此。这样，关于对象是“三类体系”的定义在几个世纪中都未能提示其研究的方法论手段。

本体论路线就是把“体系”的理解与“事物”的概念联系起

来,即认为“事物是有机的”,或认为“事物是由事物组成的”。体系化理解的本体论路线的主要缺点是把“体系”概念与对象或现实等同了起来。事实上,把“体系”术语运用于物质客体是不合适的。因为在这种场合它只能是隐喻而已。现实的任何片段都存在着无限个表现,关于它的认识可以分为许多方面。因此,甚至对于自然地分割的对象,我们也只能一般的指出存在着相互影响的事实,因为没有划分出对象的哪些性质参与着相互影响,也没有将它们具体化。

把体系作为客体的本体论理解没有提示认识程序,没有提供方法论纲要。因此在这一方向上对体系的统一认识只能是死路一条。

### 三、“体系”概念的认识论意义

认识论路线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和科学,并在科学知识本身发展轨道上发展着。分析表明,这一方向按照对认识体系的研究可分为两种。一种与知识本身的解释系统性相关(起初是哲学的,然后是科学的)。另一种,虽然任何时候也没有对“体系”概念的研究作过解释,甚至没有使用过体系概念,但实际地研究着这一概念的深刻本质。这与规律及规律性作为科学知识核心的概念相关。下面我们将分别阐述它们。

知识的体系化原则在古希腊的哲学及科学中就得到了制定。实际上欧几里得已把自己的几何学作为体系建立,柏拉图所提供的正是这种体系阐述。但是对于知识,古希腊哲学和科学并没有使用“体系”或“系统”术语。

经过知识体系化而理解“体系”概念起始于新的时代。虽然“体系”术语在1600年已进入凯克尔曼《逻辑体系》一书的书名之中,但无论是把知识的体系性问题作为科学方法问题加以研究的笛

卡儿，还是后来把公理方法作（“拉普拉斯决定论”与他名字相关）的概率论也不能理解为破坏了严格的决定性。随着统计规律的出现，概率论决定性才被允许，而随着量子力学的出现，概率因系统才被承认。

这样，作为属性群自我决定的形式，这一规律性的实质本身在整个科学发展过程中就被固定了下来。改变的只是这一决定性的程度和性质。协同学增补了“非决定性”、“不完全决定性”的术语，因而再次改变了决定性的程度。

因此，自然科学的发展研究了体系的最重要的特征，即一组属性的完整性，以及这组属性的自我决定性。但它们并没有被理解为系统的特征，而是属于认识的一般的哲学观点。直到 20 世纪下半叶之前，对体系的这种理解并没有包括在一般系统观念之中。

#### 四、20 世纪对体系本体论理解的恢复

阐明知识体系性的认识论观点，研究体系概念的意义及其一系列最重要的特征，然而并不容易走上理解认识对象自身体系化的道路。相反，由于某些学科中的知识体系是通过类似于教学那样的逻辑推导形成的，由于我们面对着用假设—演绎根据所说明的体系，上述情况得到了强化。这导致了考虑那种用数学模型代替自然界的数学成就。数学化的可能性既决定了研究对象的选择，也决定了解决任务时的理想化程度。这导致了根据单独的一组属性对对象进行的整理，而此时作为整体的对象已经消失在科学视野之中。

胡塞尔对这种既成状况进行了最尖锐的批评。他从一般形式的角度提出问题，知识数学形式的绝对化和由于考察现象的不完整性使科学发展方向走上了绝境。出路是返回“遗忘了的自然科学

思想基础的生活世界”。这是呼唤重新回到认识客体，贝塔朗菲就是这样做的，他又重新提出了对体系的本体论理解，但是从另一种逻辑——科学方法论角度提出的。贝塔朗菲的整个思想是根据已发现的系统理论而建构起来的，首先倾向于把系统考虑为基于形式结构扩展基础上的物质实体的形成。虽然贝塔朗菲寻找同构的基本思想似乎同数学形式类比的发现有关，但他在组成成分相互作用共同规律中找到了这些类比的根源。

从一般系统论出发，贝塔朗菲首先讨论“有机整体”性质的多样性。贝塔朗菲本人更喜欢研究等价性、目的性、竞争性等的性质。系统运动实际上已成为关于组织不同层次上的性质。属性及保证它们相互关系类型的本体论理解。根据秩序的系统性来说明复杂化的行为原则；从物质—能量平衡经体内稳态到目的性和预见的能动性。这就产生了在属性、质及相互联系的全部复杂性、多样性中考察对象的欲望。

于是形成了体统本体论定义的分支，他们把体系解释为具有特定“系统”性质的现实体，即“具有这一整体的某些组织共性的整体性”，把“系统”概念作为“复杂客体”“组织复杂性”加以使用的局面逐渐形成。同时，“数学化”不再是过滤器，它曾阉割并使课题的内容极其贫乏。克里尔发现经典科学与体系科学的原则差别在于，体系观念是在自然科学中形成着研究的全部对象，不可能适合形式装置。

但是，20世纪后半期系统运动向“生活世界”的回归表面上提出了一系列或者是新的或者似乎已被科学解决了的认识论问题。这正是系统运动中许多流派、倾向以及对体系理解本身多样性产生的根本原因。

## 五、本体论观点与认识论观点的交织

我们讨论的体系性科学的系统观念的自我反射，开始于认识一般体系理论的实质，经过系统方法、系统分析等的尝试，然后到体系的解构。首先是制定“体系”概念本身。同时，与几个世纪来的直观使用相区别，从“体系”概念中寻找方法论规则成了主要目的。

这种方法论转变在国内是上世纪80年代系统运动从新方法热角度提出的。但为了走向方法论，必须克服体系问题的认识论的成分，这种成分存在于把客体作为“物质体系”的观念和“对客体进行系统”的操作规则之间。因此体系与系统问题领域中的大量工作在于，必须同时涉及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侧面的谱系。当然，一般的说并不诉诸它们之间明晰的界限。

本体论涵义与认识论涵义的特有交织表现在一些哲学家的体系观点中，对他们来说体系就是对象的集合，就是对象之间、对象特征之间的联系。系统可以由原子、星辰、继电器、基因、天然气、数学变量、方程式、规律和过程等等组成。系统的许多定义是通过要素、关系（联系）的集合提供的。这些定义在隐蔽的形式中保存着本体论理解和认识论理解之间的这种交织。

总的特点是在明显的形式中不能从体系的本体论理解中得出体系的认识论理解。克里尔是从认识论上理解体系的显著的代表人物，把体系理解为代表一组属性的一组变量。他把体系理解为一组变量的这一分支提供了数学系统理论的出发点，“系统”概念是借助形式化引入的，是由理论——集合术语确定的。体系的认识论理解和本体论理解之间的交织是逐渐形成的。在应用领域中体系被解释为“整体性的物质客体”。

## 六、“体系” 概念的现代意义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不能形成对体系的统一理解的原因。要知道，对体系下定义的意图往往存在于最不同的范围之内，而且在回答下列问题的时候会有非常大的差异。

1. 体系概念是否属于：

- 整体（任一的或特殊的）客体（事物），
- 客体（自然地或人工地分割）的总和，
- 不属于客体（事物），而属于客体概念，
- 通过特定关系中的要素总和而形成的客体概念，
- 关系中要素的总和？

2. 对要素的总和可否提出组成整体性、统一性（具体规定的或不具体规定的）的要求？

3. “整体” 是否是：

- 对要素总和来讲是初始的。
- 产生于要素的总和。

4. 体系概念是否与：

- “研究对象划分为体系” 全部因素有关；
- 只是包括特定“体系” 特征的那种总和有关。

5. 一切都是体系或者除了体系之外还可以观察到“非体系”？

根据对上述问题的各种回答，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定义。然而，如果大多数研究者都是通过各种本质特征来定义体系的话，那么在他们的定义中可否看到某些共同点呢？如果从存在的众多定义出发，那么体系概念属于哪一种概念，哪一种范畴？显然，所有的论述者往往谈论着同样的事情，即通过体系概念力图反映科学认识对象的

形式。并且，由于认识的阶段我们遇到了对象的各种概念，这就意味着体系的意义是在变化的。例如，那些想把这一概念运用到“有机整体”、“事物”的作者，就把它列入划分出的认识客体中。体系概念位于概念等级的最终一级，我们想作为系统加以研究的一切都是体系，这一定义实际上反映着划分认识对象的活动。

因此，体系定义的复杂性、多样性是由形成科学认识对象阶段上的区别所造成的。在许多著作中，作者变换了体系概念的解释层次，并把体系确定为：组织关于现实的知识的特殊方法，以便最有效地利用这些知识实现对现实的某种有目的的相互作用。

克里尔将“初始体系”、“已知体系”、“生成体系”等等直接引入对象，就实现着认识论层次的提升。这样，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体系是科学认识对象的概念形式。在这一意义上，体系是基础性、普适性的范畴。所有的科学知识，从其在古希腊产生时起，就建立了认识对象的体系形式。

哲学家们极力把某种整体性特征引入体系定义之中，并且拒绝把体系视为存在于关系之中的要素的总和。例如：某种“统一的整体”；要求在具有“早已确定”性质的关系中引入被确定的“整体性、统一性”；引入“结构规律”作为限制要素之间统一关系的条件。贝塔朗菲提出系统论之后人们习惯于“系统组成因素”的一般术语，这对于将处于关系中的要素总和变成系统，是非常必要的。

由此可见，体系定义应该不仅包括成分和关系组成的结构总和，而且还包括客体本身具有的、同建立体系相关的整体性质。因此，在客体认识对象概念中就提示了本体论根据的作用，同时考虑了将客体纳入人类活动之中。对于“体系”来说，“体系构成的”、“确定的”、“限制性的”、“被规定的”特征十分重要。